

捉螃蟹趣事

□河北大学 薛克彦

说起螃蟹,居住在水边的人常能看到,也大多吃过,但山里人就很难见到。天津,我的故乡,是我童年青年时期的成长之地。这里乃九河下梢,湖泊沟渠星罗棋布,螃蟹乃常见之物,而捉螃蟹也就成为我童年的快乐记忆之一。

荀子在《劝学篇》中写道:“蟹六跪而二螯,非蛇鳝之穴而无可寄托者,用心躁也。”他老人家好像对螃蟹不那么看好,而且说它“六跪”,即六条腿,恐怕也是错误。其实,螃蟹是八条腿,还外加两个大钳子,即荀子所说的“二螯”。这个爪子多,又持二钳的满身盔甲的威武勇士,再加上还有一个“横行”的奇特习性,着实让一般人心里怕怕的。正因为如此,鲁迅先生才说“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”。

螃蟹多生于湖泊中,有时也长在稻田里。湖泊虽说有大有小,但一般水都比较深,或者有深有浅,难以捉摸,在那里捉螃蟹,对于条件简陋的我们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。至于稻田里,虽容易进去,但不可轻易进去,因为倘被农夫撞见,百分之百是要挨骂的。所以,我们选择的捉螃蟹处所大多是无主的小河沟。这种小河沟当然也有宽有窄,有深有浅,宽的深的我们一般不去。大人们则常常在这些地方下钓钩,一根不太长的竹竿,顶端结一段绳子,加一个钓钩,上面挂上田鸡腿之类以做诱饵,竹竿的另一端则插在岸边,可以摆放这样的竹竿十几根。此外呢,还要准备一个把儿比较长的抄网,用

来抄捞那些贪吃钓饵的螃蟹。我们只能是望竿兴叹,因为这样的工具我们很难做成,只能是攥着两只空拳,去那些较窄较浅的小河沟里去碰运气了。

当时我们的居住之地已经是城市的边沿,走不多远就是所谓的大开洼了。大开洼,我也不知道这三个字写得对不对,意思就是旷野、野外。那时,环境被破坏还远不是现在的情形,大小湖泊、河渠沟汊、沼泽湿地还很多见,所以我们可驰骋的天地也算广阔。到了小河沟,我们在岸边先脱掉鞋袜,把裤腿与袖子都卷起来,然后光着脚下去,用两只手掌探到沟底,摸来摸去,碰巧会摸到螃蟹硬硬的壳,那时就要轻轻地把手指叉开,小心捏住壳的两边,提溜出水,就是一个小小战果。有时我们还用手来探测河沟的侧边,往往会发现有不小不小的洞穴,里面常常隐藏着螃蟹。只要把胳膊伸进去,一直伸到洞穴的尽头,用手指在里面摸索,运气好的话可能会摸到螃蟹,运气不好的话,手指也许会被螃蟹的大螯夹住。这时千万不要着急摆脱,只要保持手型纹丝不动,傻傻的螃蟹就会慢慢松口,此刻便可以从容抽出手来捏住它的壳并将它从洞中掏出。不过,小河沟里的螃蟹不是很多。

大约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,那年也真是怪,螃蟹特别多。听说过鼠灾、蝗灾,前些天看报纸,又说非洲的苏丹有三灾,除了常见的蝗灾之外,还有麻雀灾和蟋蟀灾。但人们可能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螃

蟹灾。那年真是邪乎了,天津郊野的螃蟹多得不得了,但绝大多数都比较小,大的也就鸡蛋那么大,一般的有鹌鹑蛋大小,小的不过硬币那么大。河湖沟汊里都是螃蟹,随便把稻田的土埂踢倒,就会有无数的螃蟹四处乱爬。人们捉螃蟹都捉疯了,男女老幼齐出动,手里拿着锅碗瓢盆、瓶瓶罐罐,浩浩荡荡去田间捉螃蟹,大约持续了一两个月的时间。

捉螃蟹的乐趣,我在那时可是达到了极致,只要有一点点空闲时间,我都要往田间地头跑。那时老百姓的餐桌上平添了一道与蟹有关的美味佳肴:蒸螃蟹,煮螃蟹,炒螃蟹,腌螃蟹,腌醉蟹(用酒来腌制)……我忽然想起了甲骨文中的“来”字,这个字其实就是“麦”的古字。也就是说,在甲骨文里面,“来”就是麦子的象形。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里说:“来:天所行来,故称来麦,以为行来之来。”意思是说,麦子是上天所赐,所以古时候把麦子叫做“来麦”,后来又被当作“行来”的“来”字了。我想,当年天津野外的螃蟹也正如古代的麦子,都是上天赐给百姓的美味佳肴啊!爱吃螃蟹的天津人啊,那年可真是解了馋了!

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离开天津,几十年过去了,其间也多次回津探望双亲。父母知道我呆的地方很少吃到螃蟹,所以经常给我做螃蟹吃。每当吃螃蟹的时候,我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当年捉螃蟹的那些趣事,如今把它写出来,也算了了我的一个小小心愿。

写给女儿的诗

□河北大学 狄安娜

在医院里,父亲突然为我写了一首小诗,感动之余,我也写了一首回赠父亲,我知道他希望我能够在写诗的路上走得更远,因为他会陪我。

奇迹什么时候都不会缺乏

□薛克彦

水滴石穿
聚沙成塔
沧海桑田
铁树开花
什么都可能发生
到处有异卉奇葩
深邃的迷宫
也会见到光华
漆黑的暗夜
也会遭遇朝霞
不要轻言放弃
奇迹什么时候都不会缺乏

奇迹

□狄安娜

跨过生死边缘
就再也看不到海天一线
一起一坐
我的头都碰到发光的云霞
天已是我的伞
大地
却是载我摘星的船



本期主题:

母亲的手

掌心里的爱

□容城县 李文喜

母亲节那天,看着朋友圈铺天盖地祝福母亲的文字,心中不由万分失落。坐在窗前朝老家的方向望去,朦胧中仿佛又看到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。

记得小时候我每遇头疼感冒,母亲都会用手摸摸我的额头,然后再摸摸自己的额头,看我是不是在发烧。如果觉得稍有发热,母亲就会带我去看医生,在打针的时候紧紧握住我的手,告诉我别怕,不疼。回到家还会给我做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挂面。有一次因为药片太苦,我说什么都不肯吃,母亲第一次打了我。打过之后,我看到母亲对着墙角哭了,从那以后我从没有因为药片苦不喝药。而我每每身体不舒服的时候,母亲依旧是用她的手来摸摸我的额头,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幸福满满。

我第一次出门打工,母亲一直把我送到村口,然后用手拍拍我的肩膀,嘱咐我好好干,注意安全。从母亲手里接过行囊的那一瞬间,我感受到了母亲的不舍与牵挂,但母亲还是放手了。当我把第一份工资交到母亲手里的时候,母亲笑了,说你们长大了。

如今母亲已离开多年,但我依然能



够感觉到她那双手的温度。是那双手给了我无尽的不求任何回报的爱。

母亲结满老茧的手

□容城县 孙金利

在我六七岁的时候,爸爸教学,家里的地由母亲一个人侍弄。每到秋天,爸爸放假便和母亲一起收棒子。爸爸是个文弱书生,每次干活回到家,手上就多了几个大水泡。而母亲的手却安然无恙。因为母亲的手上已经结满了老茧。

记忆最深的是母亲给我挠痒痒。她给我挠的时候不用屈指,只是充满母爱的抚摸。那老茧啊,比她的指甲更宽解我的肌肤之痒。

当然,母亲的手也是很灵巧的。收麦子时,我逮住一只蝈蝈,母亲就会用麦秆儿编一个小笼子将蝈蝈装进去。回到家我们就听着蝈蝈的叫声,母亲总会笑着说:“蝈蝈有歌声,何必丝与竹。”

晚上,母亲常常用长满老茧的手拿着我的语文课本跟我一起认字写字。她指着课本上的字一个一个教我读:山、

石、田、土……她还教我握笔的姿势。她握着笔的时候,我看到了她的食指上老茧的黄与一道道黑纹交织在一起,现在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。就是这样一双手,教会了我写自己的名字,教会了我“勤能补拙是良训,一分辛苦一分才”的道理。

母亲平凡而伟大

□容城县 彭国忠

母亲是个普通的农家妇女,她辛辛苦苦养育了我们7个兄弟姐妹,经受过最煎熬的日子,我心中的母亲伟大而又平凡。

儿时那个缺衣少吃的年代,生存是个大问题,家家都要使出浑身解数。母亲不但下地挣工分还得照顾我们,里里外外都要算计好。老大的衣服老二穿,到了我身上就成了百衲衣了。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我的书包,那是哥哥姐姐用过的旧书包,是母亲缝缝补补的杰作。那五颜六色的图案是母亲捡多少布条拼成的呀!那针脚,那线条清晰又密实!

母亲有一架纺车,晚上我常常被吱吱呀呀很有韵味的纺线声惊醒。母亲晚上的活就是纺线织布还有纳鞋底,为我们做布鞋。

母亲文化低,识字少,却懂得用勤劳的手改变现状,把拮据的生活变得有声有色。母亲烙的饼又香又脆再卷上鸡蛋那就是我在工地上最好的饭菜。母亲用灵巧细致的手让我们衣食无忧。母亲用饱经沧桑的手支撑一个大家庭,为了我们的学习、工作、生活操碎了心。每当想起这些方知母亲实属不易!

下期主题:相亲那些事

投稿要求:400字

邮箱:wbfkxieshou@163.com

投稿请注明“写手·话题”